

夢占類考

夢占類考卷六

長洲張鳳翼起編

帷服部

帷帷幙孟氏廟

孟僖子曾邾莊公盟于禚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幙孟

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盟于清丘之

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遠氏之筵筵副作也遠氏

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反自禚祥宿於遠氏生懿

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左傳

衣冠長人朱衣武冠

初蕭巖蕭獻之至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變叛蕭誤人事後主聞之遂忌二蕭散其衆

陳書

着衣冠上北邙山

唐右補闕毋旻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回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無何以熱疾暴終

唐新語

烏衣黑幘

陳甲獵於東野大數歛見大蛇長六七丈玄黃五色臥岡下甲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一人烏衣黑幘至其家曰汝無狀殺我

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未相報今自來就死欲安逃乎
其人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搜神記

脫衣冠臥

詳天象部元順

冠

脫帽授湘東

梁武帝勅賀革爲元帝府咨議使講三禮賀將西行意甚
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汪革江告之曰吾夢主上徧見諸子
至湘東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壁卿其行乎賀領之及
太清之亂遂膺歸運

梁書

散髮披冠

予從姪文奇官屯部正郎時夜夢作七言律詩一首既寤憶得有散髮披冠真略節之句明日以語王虞部未幾王擢福建僉憲道吳傳說姪夢適予元兄太學君病作朋儕始疑此夢為不祥無何而元兄化去姪以憂歸服未闋而繼罹予嫂陳太宜人之變一年之內披麻散髮者再始知夢有驗云

兩龍攫巾

詳鱗介部吳文定

衣

衣偏褰之衣

趙孝成王夢衣偏褰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

之積如山明日召巫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褰之衣者殘也
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
山者憂也後三日而值韓氏上黨守馮亭之詐

衣褰帶後穿

漢孝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
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其後穿是夢中所
見因而甚見幸

漢書

綠衣人請命

魏文帝尚食將供蝦蟆充御膳帝忽夢綠衣人數百乞貸
命後方悟其爲蝦蟆因禁採捕

事文類聚

遺一篋衣

陸夏母孕時夢有人遺一篋衣云夫人必生賢明之子爲帝王所宗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術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彌日不息辭華旨暢應對如流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非聖人言不談則子游子貢之儔不能過也位至秘書丞居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適符母夢云
王子年拾遺記

虜脫上衣

索充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索統曰虜去上衣下半男
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果如其占

晉書

內中一人着赤衣

宋桷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間索統
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筋象也極打之飽
食肉也俄而驗焉

晉書

孔雀羽衣

齊世祖賸幼夢着孔雀羽衣空中飛舉

繡衣曲領

裴安祖嘗以天熱舍於樹下有鷺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
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飛去
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着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

祖怪問之荅曰感君前日見救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北史

着衮衣倚槐樹

後魏廣陽王元淵夢着衮衣倚槐樹問占者楊元積元積
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不久
果為朱榮所殺贈司徒

西陽雜俎按北史元順亦夢此告
元暉業而自解之意亦同或是西

陽雜俎誤以順為淵暉業
為元積耳順夢詳天象部

着朱衣行水上

梁鮑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而告
之後未旬世祖以其圍河東王譽淹遲不拔遣王僧辨代
泉僧辨至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因出

令示衆鎖之牀下頃之其友人乃夢泉著朱衣行水上因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云

梁書

白衣來執手

達奚武在同州值大旱武帝勅武祀華嶽之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聖輿嶽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卽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嘉尚武遂驚覺至旦雲霧四起澍雨霑洽武帝聞之頗嘉賜

勞焉

北史

朱衣求葺所居

唐韋建除武昌軍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導從數十詣韋曰公將鎮鄂僕所居頽毀非公不能葺治韋寤而志之至鄂經宋無忌廟觀其像卽夢中所見遂爲新之

兵士着緋背負而出

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着緋禪背負而出明日使於兵號中尋訪無此人又於苑中搜訪見一掌關著緋禪便引見上問汝昨夜作何夢對曰夢從井中背負日出登天上觀其形狀與夢相似乃問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

貧遂勅賜錢五百千

定命錄

丈夫衣青襦

唐開元中清江郡叟嘗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自是叟病熱甚旬餘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及曉與其子偕往郡南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鍾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衣色也遂白於郡守移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莫不驚歎

宣室志

一人頡長黑衣

寶曆中張惟清爲單于都護有美政詔命中書舍人高鉉

文其事于石詔至而未有碑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未
還其從事盧立夢一人頌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
久矣幸遷我于軍城中立白於惟清曰衛公于國有功今
廟宇隳壞願新其土木惟清許之乃修衛公廟鏹其西得
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歷然可辨工人以獻惟清
喜曰天賜吾也於是以前石爲碑而刻高之文焉

唐外史

着宋景衣

李固言嘗夢着宋景衣元和間景頗著時望乃自司刑郎
中出爲澤州刺史尋物故固言心疑其夢爲不祥及長慶
初穆宗有事於圓丘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各頒禮衣一

襲固言時爲左拾遺觀其所服乃書左補闕宋景文皆夢
始驗云

續定命錄

青衣女子求哀

趙文若病亡經七日家人欲歛忽縮一脚遂停旣甦云被
一人來追卽隨行入一宮城見王戒以猪羊充飽從此不
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驛吏曰
有何物食報云見備一羊甚肥嫩詰之乃青犢也文若曰
我不喫肉遂不令殺

報應記

四烏衣請命

桓邈爲汝南郡人齊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

雜服

覺後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
幽明錄

十丈夫皂衣袴褶求哀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龜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膳其夜夢十丈夫皂衣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夢雋

出緋衣令服

蜀負外郎劉審義忽夢一人向懷內出緋衣令服之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因奏准賜緋勅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于郡侯侯乃奏授與杜

官是時劉方閒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一領果徵夢焉

溪編事

褫去綠衣靴笏

松陵陳益少有俊才領鄉薦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卽命褫去益後不一年卒

談選

紫袍黃冠以袖障虎

蘇長公軾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有一虎來噬已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者以袖障之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

投謁曰昨夜驚畏否蘇知其幻術遂叱之曰鼠子敢爾欲

杖其奔道士慚懼而去

墨莊漫錄與李士寧正頭骨事相類但君謨不免爲所惑耳

十九人着綠羅衣拜告

崔悅遊學至姑家宿明晨姑家方會客悅夜夢十九人着綠羅衣拜告求生既寤見器中有水泛鼈正十九頭遂詣水次放之

玉堂閑話

脫御衣授之

宋高宗爲康王時次濟州值靖康之變夢欽宗脫御衣授之未幾以元帥入踐大位

瑞應編

真人求衣

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蓑衣真人何中立坐而逝先兩
夜宋太皇太后夢何來求衣亟命特賜之以二十四日至
遂易之以瘞焉

姑蘇志

着喪衣來迎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為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
之語玄龍云吾昨夜夢君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夢如
前云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七日誓忽中惡就玄龍索麝香
丸聞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龍卒

續搜神記

朱衣長鬚

元世祖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張留

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鬚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覺而異之以問留孫留孫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鬚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后疾亦及期而愈

授以絳衣

高皇微時嘗夢滿空燕雀紛紜中一五色巨鳥舒翅而舞倏升其背乘之以行有青旛數隊前導至而北方見一高臺四面皆朱闌數偉人立其上狀若天尊召高皇登臺授以絳衣高皇服之忽然冠履具備霞光爛然繞身乃

復授以一長劍其靶蜿蜒如生龍驚視而覺此上帝明命之驗也後登極以語魏國公如此云

明興雜記

紫衣人謁見

薛文清瑄母商氏有娠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文清後以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禮部左侍郎嘗以氣節抗中官王振爲所中傷幾不免英廟復辟召入閣見石亨等弄權遂引疾致仕爲國朝理學名臣云

黃衣力士

錫山殷俊父病痰不能飲食屈伸殷夜禮北斗以禱已而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刺其父頸疑不祥甚明日暮有軍人

黃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殷異之令醫其父果以針刺
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

荆川集

着緋乘驢

詳走獸部張鷟

裳

令裳飛起

河間國兵張麤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
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麤酒酣失性拔刀斬曠曠託夢
于母自說為麤所殺屍在澗間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
得當令裳飛起此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麤知事露將
謀叛逸出門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遂報

官廩伏辜

選苑記

半臂賜錦半臂

正元中初國寶參爲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某叨居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平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室志

藏膝蔽膝受龍頭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

惟服

天卷之六

二

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之者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

吳志

甲 被甲者前訴

曹魯公好放生以至蜺蛤之類無所不放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蚧數簍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東軒錄

身懷甲冑

唐會昌中有王瑤者嘗為奕邑宰將赴任夜夢一人身懷甲冑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命在詰朝故來

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于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爲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烹鱸具以瑤命告之遂投于水中卽鼓鬣揚鬣而去是夜瑤又夢前人泣以相謝云

耳目記

手巾
手巾袈裟布施

唐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迴向寺乃遣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有一狂僧本無住着人亦不知其所來自出應召因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施物及名香一斤卽可去授之其僧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

無所見忽遇一礪石乃於其上焚所携香禮祝哀求自午
至夕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
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
之乃迴向寺也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聲守
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人
引歷各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
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
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
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
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滿卽却歸

矣明日遣就坐齋齋訖曰汝當回可將此玉尺八付與汝
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纔數
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
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尺八吹之宛
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安祿山之亂所見胡僧即
祿山也

逸史疑
是回術

鞋
脫鞋

隴西李益初與鄭縣霍玉締好誓不改娶已而以母命再
婚長安盧氏玉微聞之雖怨益尚期一相見益既歸鄭縣
自慚渝盟絕不與玉相聞時玉既病矣一夕夢黃衫丈夫

抱益來至席使玉脫鞋玉卽驚寤以告其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脫者解也旣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占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明日果有黃衫丈夫挈益至蓋豪士恨益之薄行故兼以酒肴與二人合歡也二人旣相見玉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數聲而絕

虞初志

遺履一隻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紉涼於庭夢爲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

問奇錄

褥席
褥席見賜

梁衛將軍柳世隆謂其猶子慶遠曰吾昔夢伯父宋太尉
元景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
必光我公族後慶遠至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繼
世隆云

此見南史

坐席與汝

柳遐幼而爽邁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
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我云我昨夜夢汝登一樓樓甚
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
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

宜勉勵以應嘉祥也後還官至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

此見北史今按二史所襲略同但南史云世隆賜慶遠北史云慶遠賜還故兩存之

日入裙下

詳地理部高緯

紈綺部

綃

絳綃繞身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綃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關令內傳

錦

錦可見還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渚夢一人自稱張景陽曰

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
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既無所用以遺君
自爾淹文章躋矣而遲亦以文名於時

南史

覆錦衾

宋朱長文母周夫人有娠夢覆錦衾說者曰是生子必能
文矣已而生長文十歲能屬辭十九擢乙科進士第既冠
授秘書省校書郎所著東都賦論者謂不減班張云

吳郡志

絹二疋

沈慶之年八十時夢人以兩疋絹與之謂之曰此絹足度

能持

三

覺乃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足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不久賜死

南史

絲
絲織爲裳

隋越溪綵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卽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名耀光綾乃以進之煬帝云

隋外史

山上挂絲

北齊薛琰嘗夢張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旦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

北史

巨飢綴絲

洪武十八年乙丑當廷試先一夕上夢殿前一巨釘綴
白絲數縷悠揚曰下及折首卷乃花解元綸上以其年
少抑之已而得丁脩撰顯卷姓名與夢符遂擢爲狀元蓋
顯字雙絲也

此夢與後夢則疑有一誤

雙絲墜地

國初臨汀張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上夜夢雙絲
墜地云雙絲應顯字墜地則及第之應也後任國子祭酒
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

明興雅記

紗籠中人

唐李賀未遇時輩家居揚州與高貞外善一日高旣來謁

至晚又至李問其故高云朝來看公歸困甚就寢夢有人
召出城荆棘中行見舊莊客亡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
不合至此宜急返某謂曰汝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當
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曰住叅佐橋知員外與三郎往
還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此言合
是佳兆但不知紗籠所謂耳後遇新羅僧言凡爲宰相者
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乃知紗籠宰相事
也後李竟得拜相云

原化記

老人捧四帛而前

唐開元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峽山寺能梵音

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時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忽登山見一磐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尺餘有聲暴猛甚朴懼而緣木伺之覩一虺長可數十丈怒環其穴大呀其口吸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虺口然火煖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遂殞蛛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寺語金剛仙仙乃同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卽出於僧前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卽蛛也能織願爲福田之衣及覺布已在側其精妙竒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乃製而爲衣塵垢不觸

太平廣記

練

束白練

卷之六

十七

歙縣黃墩湖有蜃常與呂湖蜃鬪湖之近村有程靈銑者
好勇而善射夢道士告之曰吾甚爲呂湖蜃厄明日又來
君能助吾必厚報靈銑遂問何以自別道士曰束白練者
吾也旣異之明日與村人少年鼓噪于湖邊須臾波濤湧
激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靈銑彎弓射中後
牛俄而水變爲血不知所之其傷蜃遂歸呂湖未到而斃
居歲餘靈銑偶出有一道士詣其母求食食訖曰令子爲
我射仇今又勞母設食無以報之當爲求善墓地使母隨
行上山以白石識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貴矣尋而靈銑還

母語之靈說馳求之遂遷父葬于其所後侯景作亂率鄉兵萬餘保據新安遂隨陳武帝平賊軍中謂之程虎及陳武受梁禪靈銑為佐命功臣

欽州圖經

珍寶部

五金附

玉

畀余瓊玉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由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左傳

涉洹與瓊瑰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脈

嬰齊字聲伯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

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於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言之之莫而卒

左傳

玉盤碗帶

晉帝夢一玉盤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帶皆有碾文光煥可愛寤以問群臣李慎儀表奏以爲王者帝王之寶也帶有誓功之兆盤盂乃守器之象實爲吉夢

吞玉勝

陳高昭劉皇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以告父壽之壽之
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

南史

玉魚符

唐李迥夢黃衣曰玉魚符下也後於龍尾道見一玉魚把
玩至家數日卒

授以玉像

宋章得象母方娠夢神人授以玉像遂以得象名後歷官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宋書

賜玉童

王朝國夢人領一綠衣童子與之曰汝有憂民之心賜此玉童爲宰相子是夕夫人孕生慶之

湘山野錄

雙名玉

黃公度將赴省試其伯父夢神告曰君家有此雙名玉天下流傳第一人遂得榜首云

二玉梳化爲月

金王其夢二玉梳化爲月生二女宣宗時選入宮長爲淑妃次爲元妃後相繼進位坤寧

金玉之積如山

詳帷服部趙孝成王

坐玉盆

詳地理部高緯

寶埋此地

扶風縣三寶村民夜夢一丈夫腰佩長劍自言光武時與馬將軍同征交趾得南人之寶後馬以慧艾遭謗吾恐禍及將寶埋此地既寤與鄰伍追尋見地有陰晦放光處相與持錘掘之深丈餘得寶劍一口并金龜古鏡其地遂名三寶云

宣室志

神人致以重寶

建文君在東宮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卽位使者

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

珍
紫珍

隋王度得侯生古鏡能制百邪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賑給時蒲陝間疾癘尤甚有河東人張龍駒爲度小吏其家良賤數口一時遇疾度閱之齋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病者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光所照如冰冷徹腑臟卽時熱退至晚並愈度乃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泠然自鳴良久乃已度心獨怪明早龍

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曰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托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遂不復用遍照至後月百姓病者悉漸愈

異聞集

珠
明暗二珠

二十四祖母夢吞明暗二珠而孕一羅漢曰當生二子一卽祖一卽芻尼昔如來在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

神僧傳

金鳳啣珠墜掌中

許遜母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遜焉

獅子吐明珠

沙門寶澄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功願未終而卒耆艾請道積繼之積受衆勤請廣行緣化槐檀十遷而大像成就道俗慶賴感徹人天初積受請之夕夢二獅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歎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窮宜運潛符徵效斯在即命工匠圖所夢於彌勒大像前

法苑珠林

二白衣各執一珠

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于岸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皆白服便出與語曰卿自鄂下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者也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便臥樞甚異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寢欲喚因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不敢殺乃舁致江中是夕樞夢二人衣白衣各執一珠放樞臥前不語而去及曉枕前二珠各徑寸

三吳記

吞珠六十餘顆

進士謝諤家于南康舍前有溪諤爲兒時嘗夢浴溪中有
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卽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
吞卽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裴說爲選其善者六
十餘篇行於世

稽神錄

吞大珠

遇賢俗姓林氏長洲人母初孕夢吞大珠生時祥光滿室
少溺水泝流復還遂出家東禪寺性嗜酒人呼爲林酒仙
醉則作詩時有警句尤能前知人禍福言無不驗人疾病
者書符與之立愈日行路中嘗持一鐵椎見瓦甃輒碎之
人問其故荅曰惡世路不平耳

姑蘇志

五色珠

樂史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長而力學有文爲南唐進士第一至宋復登甲科累官兩浙巡撫使

撫州志

封珠獻龍

嘉靖辛酉春少師申公時行尚在黉校夢行通衢得明珠一顆心甚異之謂此必龍領下物也須臾龍果至昂首向公意在取珠公不欲輕授乃封題云臣時行謹封跪而獻之龍得珠而翔果大魁天下

狀元錄

還珠

郭侍御維賢抗疏論事既上夢旨下有還珠二字已而

聖怒謫譴不三月復職誠特恩云

秋官大夫宋公純仁親聞諸郭向予言之

金人頂有光明

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後漢書

有金二百斤馬百匹

後魏爾朱兆擒莊帝城陽王徽投冠祖仁祖仁聞爾朱兆購徽乃斬徽首送兆兆夢徽告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高樹以大石墜其足鞭箠之間得金及馬而祖仁死時以爲陰報

持金

劉漢宏爲董昌所囚臨刑叱曰我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
嘗夢持金殺我者其錢鏐乎昌乃命鏐斬之

吞金像

齊釋慧約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因而有孕是生
約七歲卽誦孝經論語史傳披文見意其族祖給事中婁
幼瑜每見輒起爲禮以爲菩薩出世

神僧傳

三金爐自天而下

歐陽平有道術而田良逸將舍弘行業更高平以兄事之
一夕平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

先生不久去矣我且繼之俄而田蔣先後既去平遊桐栢山亦遯跡焉

二金人

許文度病熱月餘臥榻上夢有衣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間寂無雞犬聲有黃袍者謂曰子無苦壽夭固有數矣文度始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辟易不敢偷視二金人謂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

里俄望見里門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
子方泣於前後旬日疾少間策而步於庭忽見二金人皆
長五寸餘在佛舍下卽昔時夢中所見者心益竒之始以
其夢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亟聞釋氏有救苦之力乃
棄資玩鑄二金人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
瘳蓋其力也文度感焉遂不食生牢閱佛書因盡窮其指
歸焉

宣室志

金鑑療目

詳醫藥部張元

銀

已先借用一錠

趙雄微時最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次日掃除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由此稍活後入相例賜白銀百錠既受而缺一錠將以詰守藏吏夜夢左藏庫神告曰某年月日相公已先借用一錠覺而憶想正掃除得銀之月日也

談

銅人起立

新莽之將亡也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又夢漢高廟神靈譴責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錫滅所夢銅人膺文遣虎賁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自謂厭勝之矣然則無救於支體
分裂之禍

後漢書

銅柱跌爲蓮花形

詳陵墓部陽休之

錢

磨錢文

文帝問周宣云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
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
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去陳王植偁於
太后但貶其爵

魏志

負錢可付泥

貞觀十四年傳奕暴病卒初與道士傳仁鈞薛臚善奕鈞
先亡臚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問爲誰曰傳奕也又
馬長命夢見亡人問傳奕受何報曰已配越州作泥人矣
泥人者泥黎中人蓋地獄名也以真報記按奕素闢佛教如
故所爲綿流所詆毀其泥黎地獄之說亦本之蕭瑀地
獄之說蓋爲此人一語耳考唐書奕卒于貞觀十三年詩
八十五其自志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則其年月
既訛而非景卒亦可知然則謬悠不根之談可盡信耶姑
錄之以爲詳感
之一助云爾

錢有主

建安人見山下數錢流出至山半有大甕錢滿而歌於是
推正之取五百餘錢時將雨促歸與其妻復將盡往取之

而亡其寢夜夢人曰錢有主向爲甕歌以五百顧爾正之耳

石榴下得錢

劉巢林者篤行人也夜夢至一所有石榴二樹下得錢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安得此夢未幾里中戴氏延爲館師其館中庭前有石榴二株一如所夢及得束脩備千緡遂得第

夢談

餽一大錢

弘治庚戌徐文定溥與汪學士諧爲主考王文恪鏊爲同考一夕送卷至堂汪對王謂昨夢人餽一大錢何也王謂

文如青錢萬選萬中其有異者乎已而乃錢福爲會元澤長語

醫藥部

續脉丸補精散

昭王卽位三十年坐祗明之室晝而假寐忽白雲蒼鬱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苦請絕欲之術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卽裂王乃驚悟而汗濕於衿席因患心疾卽却膳徹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藥名

日續脉丸補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卽愈

王子年拾遺記

汝病已除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日就綿篤遂不復治數日晝眠夢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刺出腸胃漚洗臟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納之語義曰汝病已除夢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

述異記

手灌神湯

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

辯正論

觀音授方

李景純傳有一婦人久患痢將死夢中觀音授方服之遂愈用木香一味細末米飲調服

本草

今來為汝治病

釋智璵姓張氏年二十染病經歲醫藥無効忽夢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曰我今來為汝治病卽以口就璵身次第呼吸覺後病瘳遂離俗投安靜寺為慧憑弟子後住寶林寺行法華三昧

觀音授偈洗眼

台州僧處瑫中年病日常持誦大悲咒夢觀世音傳授法

偈令每旦呪水七遍或四十九遍用以洗眼處瑫跪授而
寤悉能記憶如法誦之不踰時平愈其偈曰救苦觀世音
施我大安樂賜我大方便滅我愚癡暗賢劫諸障礙無明
諸罪惡出我眼室中使我視物光我今說是偈洗懺眼識
罪普放淨光明願覩微妙相

醫說

觀音傳藥

齊建安王患瘡念觀音不息夜夢見觀音手爲傳藥明旦
瘡愈

感應傳

靈前有三丸藥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啜粥持齋以熟菜有味但食生者歲

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蜊斗于數升

南史

投藥療創

王頒僧辨子也僧辨平侯景留頒荊州遇梁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父爲陳霸先所害哭不絕聲隋開皇初獻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爲先鋒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嗚咽自悲夜睡夢有人投藥比瘡而創不痛陳滅竟發霸先塚報父讎云

隋書

授丸一掬

梁隱士何點少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

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
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

高士傳

金鑑療目

張元年十六時其祖成假平陽郡守喪明三年元恒憂泣
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一
語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大人
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
復明元代盲聞如此經七日其夜夢一老翁以金鑑療其
祖目不覺喜躍驚覺徧告家人三日後祖目果明

大王持筋類經

青龍寺西廊有繪田毗沙門天王者精彩如動祈請輻輳
一人居新昌里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醫巫莫療一
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於寺
廡逾旬夢有人如天王狀持筋類綆以食病者復促迫之
咀嚼堅勑力食表丈遽覺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
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于門曰能引其半
者倍糧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此人往應募隨引而滿

史

唐闕

醫一切病

襄州人楊玄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夢天尊

云我堂舍破壞汝爲我修造遣汝能醫一切病寤而說之
試療無不愈者賴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
日平復療病所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無効

朝野僉載

米汁注瘡中

唐邢曹進河朔之健將也因討叛爲飛矢所中左右與之
拔箭而鍼留於骨微露其末拔之堅不可動計無所施妻
孥輩但爲廣修佛事曹進呻吟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一
胡僧立於庭中曹進以所苦訴之胡僧曰能以米汁注其
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豈宜漬瘡

哉遂令廣詢於人莫有喻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
遽召入而曹進見之乃昨所夢也卽延之附近告以危苦
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錫曹進遂悟錫爲米汁况所見復
肖夢中乃如法試之應手清涼頓減酸疼其夜瘡稍癢卽
令如前鑷之釧纔及臉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
瘡

僧持刀決目

王僧病中食狗肉目遂盲不知醫藥唯禱鬼神數年無
報忽有一異僧請飯謂曰金剛經能排衆苦報應神速居
士能受之乎僧從其言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決其

目乃驚寤覺有所見久而遂明數月如舊

報應記

九藥如桐子

征北叅軍明衷之有一從者夜眠大魘襲之自往喚之不能應三日乃寤說云被三人捉足忽夢見一道人以丸藥與我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寤手中有藥服之遂瘥

幽明錄

食杏仁

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峯之頂內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女也一夕夢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明老而彌壯汝有道性不久住

此須出佐理當代黃遜拜請既寤逐日日食之老而輕健
年逾從心猶多著述心力不倦

野人閑話

服大黃者生

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盡服大黃者
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不死

薑汁香附

時康祖為廣德宰事張王甚敬舉家不食豬後授溫倅下
體抱疾小愈左乳復生癰繼又胸臆間結核其大如拳堅
如石荏苒半歲百藥皆不能療已而牽掣臂腋徹於肩痛
楚特甚亟禱王祠下夢神語曰若要安但用薑自然汁製

香附服之可也夢覺合服之不數服而愈

醫說

乳香飲

吳大嘗以泥補葺善神後因結屋墜梯折傷腰勢殊亟夢神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授以乳香飲其方用酒浸虎骨敗龜黃耆牛膝草薢續斷乳香七品覺而能記即喚子買藥服之一旬而愈

醫說

青木香肉苳蔻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為之謂萬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

木香肉苳蔻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九又云此藥太熱
疾平卽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稽神錄

獺掌散熊膽丸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紙筆清旦手
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部將終忽兩目失
光翳膜障蔽巫醫鍼刮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
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佛願於夢中賜藥或方至五月六
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獺掌散熊膽丸則可明日
市藥但得獺掌散點之不効後於道藏獲觀音治眼熊膽
丸方舉室驚喜卽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

盡眼明卽日接書前帙增爲十部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
多愈 夷堅志

益智青皮珠麝

秀州進士陸迎忽得疾吐血不止氣蹙驚顛狂躁跳躍雙
目直視至深夜欲拔戶而出如是兩夕諸醫通用古方及
草澤丹方不効舉家哀訴所事觀音夜夢授一方用益智
一兩生珠二錢青皮二兩麝一錢碾細末燈心湯調服旣
寤如法服之卽愈 醫說

牛黃金虎丹

趙子固母劉氏左足面一瘡下連大指上連外踝痛楚殆

不可忍而百藥不驗如是二十餘年病轉劇一夕趙夢四神僧坐一室中趙亦坐因而發嘆一僧問故趙以實告僧云可服牛黃金虎丹既覺驚異試取藥半粒服之良久腹大痛舉家且悔俄而下礪塊物如鐵石者數升是夕瘡但微癢而無血數日成痂遂愈蓋誠孝所感云 百一選方

羊肝丸

定海徐道亨父沒哀母周遊四方事之盡孝淳熙中到泰州宿於逆旅因患赤眼而食蟹遂成內障欲進不能素解暗誦般若經出丐市里所得錢米仍持歸養凡歷五年忽夢一僧長眉大鼻托一鉢盂中有水令掬以洗眼復告以

當服羊肝百日徐拜乞方僧曰用淨洗夜明沙當歸蟬殼木賊各一兩礮為末將羊肝四兩煮爛搗和前藥為丸桐子大食後熟水下五十九百日復舊與母還鄉

藁荳粉

汀洲瀝口市民陳公出行攬折一足忍痛叫菩薩越三晝夜夢一僧拄杖持鉢登門問所苦陳曰不幸折一足貧無力訪醫只得告佛僧曰不用過憂吾有接骨膏方正可治汝便買藁荳粉於新鐵鍋內炒令真紫色旋汲水調成膏然後厚傅損處須教徧滿貼以白紙將杉木縛定其效如神語訖僧忽不見陳亦寤如方修製用之果愈

天南星法

張汝明至孝居喪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為孝感云

人參胡桃湯

溧陽洪輯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輯窘懼投哀請禱於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湯覺而語輯輯灑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教爾急取新羅人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剝治煎為湯灌兒一蜺殼許即愈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

說

飲吉財草立死

有一里媼病蠱其子為小胥邑宰命以吉財草加甘草汁飲之小胥暮乃具藥及旦將飲其母母夢人以飲吉財草立死遂不肯飲小胥以告宰宰曰是中蠱者為祟也力勸飲之果愈

投荒錄夢有不可盡信者此類是也

范政將藥來

著作佐郎楚寔疫癘四十日不知人後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祿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琉璃餅大角碗寫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冀令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碗藥皆昨夜

所見因呼小兒果名范政受藥飲之其疾遂愈

廣異記

令超治膊

復州醫王超善用鍼死經宿而蘇自言夢至一處城壁臺閣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脉視左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爲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視畢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內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篳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飛或走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曰有生之類先死爲畢言次忽寤

酉陽雜俎

神呪救瘡

薛義與叔母韋氏客于桐廬過疴疾數月綿輟幾死韋氏
憂之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
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瘧則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
呪授韋氏呪曰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
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
如律令但疾發卽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
年七歲亦患疴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耗毛神云此正
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
瘧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於義義至心持之疾遂愈韋
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

廣異記

延平神賜藥

福建崔從事檢身正直爲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
遇賊同行皆死唯崔倉皇中忽有人引路獲免中途復患
疴疾求藥無所行次延平津廟夢神賜藥三丸服之驚
覺頓愈

北夢瑣言

道人與藥

女入唐廣真旣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夫
此離從而入道往平江謁蓑衣何先生何稱爲仙姑號無
思道人淳熙壬寅二月赴郭氏飯未竟幕還寓廬卽昏兀
如醉兩夕小蘇言方在郭家飯次若有喚我者出門逢呂

純陽曹混成歎道僧三人引至海邊跨大蝦渡海因隨遊
名山洞府及到冥司純陽令住元靜吳真人洞中學書書
大字寫詩二百餘篇純陽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身外有
身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尚存願盡孝道
曰如是則且留形住世遂持丹一粒分而爲四投之盤中
圓轉甚疾攫得其一吞之自是辟穀高宗聞其名降香往
請符水召入德壽宮宣問符水靈驗是甚法對曰不曾行
法但以心爲法神爲符氣爲水耳上悅書寂靜先生四字
以賜之

姑蘇志

道士授辭

郭仁表居治城北因得疾沉痾夢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卽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歛翅飛登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爾疾愈

指神錄

道士以簡撫身

河南劉崇遠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

瘦甚且死其妹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
妹衣遂不見病者既死妹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
輒死劉氏縱崇遠求於徐明府明府素有道術乃曰爾有
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疋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
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
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
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卽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乃
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稽神錄

鬼云已差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秋

夫起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
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
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
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
水中可也秋夫如法爲鍼腰目二處復薄祭遣人送後湖
中及曉夢鬼云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
年爲奉朝請

虞初志

韻語藥方一紙

虞雍公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
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疾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

類神仙居一人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
一紙讀之數遍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瀉則痢不
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
瘧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卽錄之蓋治暑泄方也如方服
遂愈

庚堅志

勿亂服藥

有一貴人病瘵其尊人欲以翦草膏治之九日而瘵成前
一夕病者夢人戒以勿亂服藥次日遂狐疑不服及強之
將服又爲屋土墜器中不果服再合未就而病者卒矣乃
知藥甚効而病者當死鬼神不令得服也

大觀本草此夢
類吉財草事

神授藥劑

元陸思孝母病痢醫禱不効思孝方欲刳股肉爲糜以進忽夢神人授以藥劑寤而得之以療其母痢果愈

紹興志

餽藥如丸

陳太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簡餽藥如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因而有娠至大曆元年九月十八日遂生我太祖高皇帝

白丸子

乙丑春予下第歸至青徐間遭風波之警抵家復過飲身中覺有微苦明年罹嫡母葉太夫人之變每哭泣罷曾傍

痛楚如此日加眠食漸減肌肉消盡醫者難之又明年九月初二日乃吾母許太夫人誕辰是日也將斬從吉稱壽觴五鼓卽覺自嫌太早復就枕則夢入玄妙觀觀本無廊夢中乃有廊至東廊下遇全真數人蹣跚而來其一人禿頂予戲云此似倭奴後一人長身廣頤向予曰我輩八仙子何得倭奴我予卽訴以病求療仙笑不答予乃跪而哀懇之仙曰我爲汝視脉其視脉不似今人視脉屈予中指而按其下云子胸中有瘀血不下則死我與子藥乃探筐中先取一味色如甘草又取一撮丸子狀如今青州白丸子然予請曰師仙也今我夢中乃得見耳何從取藥仙曰

子無論此當以腹中饗爲驗予問所寓寓雷殿語未畢而
覺覺則中指尚痛腹中輓輓有聲明日與友人王君之車
同至雷殿物色之則皆星像無有仙也君之謂羽士房中
或供之乃轉殿後見湧壁塑渡海八仙其長身廣頤者純
陽子也此後予病漸減後服蒼朮丸色白如夢中益有驗

粉丸如鷄卵

虞山之巔玄武神祠在焉靈聞四達三吳之祈者報者日
無慮數百千人群乞長跼道周候若人而乞焉有啞乞胡
章一者梅李人也乞不能呼乃綴鈴左手搖以代呼而以
右手指其口舉頭搶地東西行者輒擲以一二錢多或至

十餘錢有悵弗與者亦聽其去不乞也日暮積所擲善呼者反不逮啞于獲最少者又分與之遂能雄於群乞間啞前後積錢可數百緡遇途不治者梁且圯者輒捐錢助其役旋乞旋助不留一錢一夕夢玄武神昇以一粉丸大如鷄卵命吞之厥明能言矣棄鈴不搖也然舌猶木強不可了了逾月而口吻清利顧似俗父語不類吳音噫亦異哉夫啞天譴也又不能自活而假于乞亦何籍而爲善也以勞且辱得錢而以慷慨散之散以利物錢得所用此其一念天實臨之矣前此生而行惡故譴之以啞今此生而行善遂報之以能言天其假伊人以警衆耶毋謂天爲無知

謂小善爲無益也而世之稔惡不悛辯口自文者將啞報
於再生矣

節郡理孫公樓啞乞傳

開心納藥

詳人身部尹知章

飲以藥酒

詳飲食部楊沛

夢占類考卷六